

辉河细石器遗址周边的草原



你的锋利穿越万年 ——呼伦贝尔草原 细石器遗存寻踪

撰文·供图
吴文杰

有这样一个场景：10000年前，呼伦贝尔草原南部腹地，辉河西岸和呼和诺尔之间的狭长地带，一群“衣皮被旃裘”的古人，盘坐在一起，叮叮当地敲打着石头，一枚枚精致锋利的石器被打造出来，之后用比发丝还细的皮绳把它们绑在树枝上，然后就可以用它们下河捕鱼、上山猎兽了。除了石箭镞，这里还生产石钻头、石叶、石刮削器、石切割器等。

这样的场景不是想象，也不是古代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这是大约10000年前在细石器加工场发生的故事。这里背靠着辉河，紧邻着呼和诺尔湖，是呼伦贝尔草原辉河两岸多处被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如今你走进这个遗址，被风吹出裸露在地表的石器、陶片比比皆是，如此之多，令人瞠目。

有一年春夏之交，我有幸陪同黑龙江省考古专家辛健先生前往辉河流域探访考察细石器遗址。这位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昂昂溪文化以及北方民族迁徙历史，尤其他研究北方细石器文化几十年，还多次到辉河流域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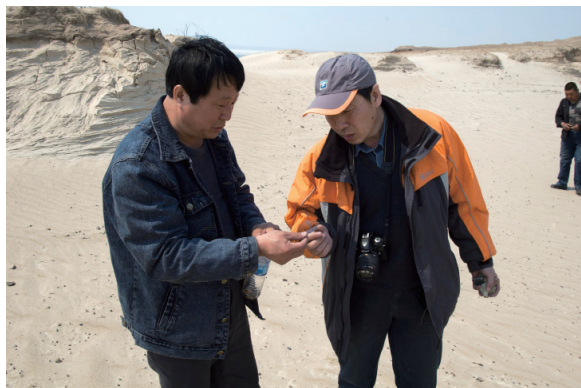
我们首先到达鄂温克旗辉苏木，跨过辉河老木桥后，沿着辉河向上游进发。每当遇到牧民，他都要下车询问辉河两岸沙化严重的区域。他认为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土壤遭到破坏，特别是草原土壤层很薄、很脆弱，频繁的活动会促使草原沙化；细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沙丘地带，文化遗物散布在固定沙丘的表面或里面，上面常覆盖流动沙丘，当流动沙丘被风力移开以后，便很容易采集到丰富的文化遗物。也有许多遗址位于河旁的台地上，地下保存着文化层，但

一般的灰层较薄。这里是辉河主河道与呼和诺尔湖的中间地带，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常常能看到斑斑驳驳的沙地、沙丘。在牧民的指点下，我们来到距离辉河主河道不远处的一处沙丘旁。这里的地势略高于周围，土层被风侵蚀极其严重，有的突兀像城堡，有的凹陷如地宫，更多是沙丘起伏，绵延伸展。考古专家一下子兴奋起来，下车奔向土丘，俯身寻找，大声惊呼：“快来看，满地是细石器。”我们赶过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地表铺着一层各式各样的细石器。考古专家兴奋地说：“这里可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细石器加工场，而且是中心工场，这里的细石器大部分还是未完成的半成品。我们发现了古人生产细石器的作坊，而且规模不小啊。可以想象，当时草原上的细石器都是在这里打磨制作，之后流通到草原的千家万户。了不得，了不得，我们有大的发现！”东转西转，辛健还在湖的西北侧发现了古人类生活的痕迹：居住的地窖子和使用火的遗迹。

拾起一枚枚精致的细石器，你要为古人的智慧惊叹，要打造出如此纤小精致且锋利的石铍，需要怎样的技艺？就是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做出锋利的石铍，也是相当费力的。考古专家的兴奋感染了我们，面对地表这一层细石器，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开始对考古专家提出关于细石器的各种疑问。考古专家也现场辅导，给我们上了关于细石器的科普课。

细石器文化是指以使用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用打击法打出的细石核、细石叶及其加工品，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这种石器长度一般在2~3厘米，常见器形有石叶、石铍、小石刀、石片等，可作石钻或刮削器，也可镶嵌在骨梗、木柄上作复合工具使用。石器原料主要为石髓、玛瑙、燧石等，类型有多角锥状石核、细长石片（石叶）、小石片等。当时已出现复合工具，如以小长石片嵌在骨刀上使用，并已广泛使用弓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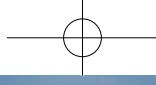
细石器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某些地区也相当发达。根据目前我国北方细石器资料的研究，细石器最初萌芽大体可确定在公元前28000年左右。



上：考古专家辛健（左）在呼伦贝尔辉河地区鉴别细石器
中：沙化草原裸露出来细石器遗址的地质层
下：细石器与陶器碎片



- 1. 石叶和石鏟
- 2. 圓形石片
- 3. 菱形石核
- 4. 寬形石葉
- 5. 石鏟
- 6. 石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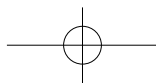
巴彦乌拉古城遗址

距今10000年左右，呼伦贝尔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并以精美的细石器为代表。发现的遗址有300多处，为居住地、墓穴、壁画和石器加工地，其中辉河上游呼和诺尔遗址最具代表性。辉河上游细石器呼和诺尔遗址是中石器时代遗址，其出土的细石器具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极具考古价值。从目前情况看，采集的文化遗物均为石器，石器中未见有磨制痕迹，还发现有陶片伴随其间。石制品分为石片、石核、石叶、水晶等，石片约占80%，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硅质岩较少。石叶数量较多，细石叶一般镶嵌于骨柄或木柄上成为骨梗刀或木梗刀，用于宰杀动物、切割肉皮。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曾是一个大型“细石器加工场”。这里的细石器、骨器等的加工工艺令人叹为观止，尤其石镞，它们大小相似，形式一样，工艺一致，类似范制，实为手制，被考古学家称为“细石器的顶峰”。专家学者因此喊出：呼伦贝尔大地已见文明的曙光。

细石器工艺是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创造的特殊打制石器中的“高新”技术，并很快传遍全

球，是人类思维与技能的提高，是对环境变化与社会行为的生存适应的直接反映。细石器文化因自然环境的不同，有渔猎、畜牧狩猎、农业兼畜牧狩猎等三种方式，是当时人类生产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旧石器晚期，生活在辉河流域的原始人已经开始了“中石器革命”。他们能熟练地将玛瑙、火石、燧石、碧玉、玉髓、蛋白石、沉积岩等石料加工成精巧细致的石器——细石器，用以做矛、箭、刀、锤及刮削器等工具。

距今10000年左右的呼伦贝尔地区，生态环境复杂，为灌木和松林草原景观。动物群中以耐干冷的种类为主，木本植物以松树等占较大比例，草本植物中以耐旱的植被如蒿藜、禾科类为主。人类为生存和发展，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狩猎与采集这两种基本经济活动方式是同时存在的。季节和生态条件影响的差异，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活动各自在生存方式上所拥有的比重和社会意义。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对于动物的习性、生长规律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动物的皮、肉在人类生存中的益处也有了特别认识，





辉河下游修水坝形成的4平方千米的湖面，细石器遗址因修水坝而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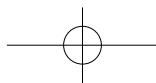
狩猎在当时经济活动中占有相当比重，并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人们对植物的认识与选择也可能会像狩猎活动中对动物的认识 and 选择那样，带有某种意向性。古人对劳动对象认识的显著提高，生产目的的进一步明确，可以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呼伦贝尔地区狩猎采集经济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距今10000—7000年间，呼伦贝尔细石器遗存从未间断出现。自然环境决定先民的经济形态，而细石器正是渔猎经济和畜牧经济生产、生活的器具。呼伦贝尔地区大森林、大草原、大湖泊、多河流、多湿地的自然环境，造就养育出一代代森林狩猎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

从辉河上游呼和诺尔细石器遗址出来，我们驱车向北进发，途径巴彦敖拉嘎查时，又去考察了巴彦乌拉古城遗址。巴彦乌拉古城遗址距离细石器文化遗址30千米，如果不是当地人特别指点，你很难在草原上发现它。它隐匿于荒草原野之中，已经和周围的草场融为一体，旧日的繁华与巍峨，早已随风而逝去，只在广袤的大地

上留下凸凹的痕迹，但就是这痕迹，也足以让你感叹700年前的壮观。7000年前，先人在辉河岸边打磨石器，7000年前成吉思汗的四弟铁木格斡赤斤在自己分封的草原上建立了王府，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城遗址。站在遗址的古城墙上，考古专家辛健举目四望，似乎把住了历史的脉络，历史烟云一幕幕在他眼前飘过，他大发感慨，盛赞呼伦贝尔草原在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从古城出发，沿着蜿蜒的草原道路，时而越上山丘，时而冲过沼泽，向北前行100多千米，来到下游的一处水坝。这里有另一处细石器遗址——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

辉河水坝长1200米，把河右岸的毛希浑道布和左岸的特默呼珠山连接起来，目的是保护辉河湿地水的流失。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分布在毛希浑道布台地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修水坝取土时，遗物大量暴露出来。水坝南（上游）则形成一个约4平方千米的湖面，左岸河谷形成大片低洼草塘，毛希浑道布成为洼中台地。遗址即在从水坝东端起，沿河崖向北延伸500米、宽



约40米的河崖上。

在辉河水坝东岸，考古专家对台地地形地貌做了测量和记录，对遗址进行拍照，对土层进行采样，并采集了一些标本。考察过程中，考古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此处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发掘过程。

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是1975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之后做过多次的调查和试掘，并进行了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040年左右。1996年及后进行过两次正式发掘。遗址海拔高度约640米，分布范围约30万平方米。其地貌部位明确，地层清楚，遗物

保存新鲜，无分选现象，遗址属于原地埋藏类型。遗址文化层为灰黑色细沙层，最厚可达1米。石料主要采自遗址东边10千米左右的伊敏河岸的沙砾石层。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大量用细石叶制作的精美箭头、石钻和石刃，还有许多圆头刮削器和一些较大型的打制石器，以及大量可以用于了解细石器制作过程的细石核下脚料。在这处遗址，首次发现了用火遗迹和居住遗迹。居住遗迹类似东北地区曾使用过的“地窖子”，它的发现可以将这种建筑出现的最早时间提前到5000多年前。所发现的堆积动物骨骼的灰坑中，动物骨骼数量多，有食草类的马、牛、羊等，有食肉类的动物，还有鸟禽类



上：制作和使用细石器的场景复原（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 左下：削刮器 右下：砍砸器

的动物以及鱼类和啮齿类的动物。发掘表明此处遗迹是一次性堆积，其量之大说明是一次“人群”的行为，很可能是当时氏族的“集体活动”。遗址的性质像是一处石器制作场，同时又可能是一处当时人们居住的地方。此外，动物骨骼显示的种群也为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辉河下游水坝细石器遗址时代跨度很大，早自无陶的中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再到近千年都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7000年前，呼伦贝尔境内的大兴安岭及岭东广阔丘陵地带均为森林所覆盖。随着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社会的进步，生活在森林中狩猎



鄂温克博物馆中的细石器



采集经济形态出现了第一次大分工。那些依靠畜牧业谋生的部落离开了山林，迁往肥沃的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那些靠采集为生的部落，又将迁往更温和的宜耕土地。而呼伦贝尔草原，正是由狩猎经济转向游牧经济理想的地方。近年来，在乌尔逊河、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辉河、伊敏河流域发现大量的压制石器、陶器等遗物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这里的细石器极为丰富，在数百处遗址中，精美的石镞、石矛、石叶、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石核俯拾皆是。其加工精细，精美绝伦，均通体压剥，锋利无比。有的侧刃微弧，有的刃缘平直，有的尾翼飞薄，有的脊棱分明。这些细石器制作工艺技术发展到此完美的程度，充分说明生活在这里以狩猎经济为主体的氏族部落，开始向更高级的经济形态转化。

令人不解的是，辉河水坝的细石器，从早到晚几千年不间断的现象，给“细石器文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考古专家认为，单单依靠细石器本身的器型和加工方法来划分其所属文化发展阶段是困难的，因为细石器的加工过程无法充分地把人的文化意识印在石器上，人们在打制（包括压剥）石器这一简单的加工生产中只能追求其使用价值，即石料的坚硬、石器的锋利。也就是说，细石器仅能反映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因此，必须对不同时代的各

类器物做深入分析，才能了解其生产、生活及经济文化状况。这也只有通过典型遗址的科学发掘才能做到，仅靠地表采集是不科学的。

辉河细石器正是远古先民从事狩猎游牧经济形态的代表性器物，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经过中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器。呼伦贝尔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狩猎游牧民族的摇篮，食肉的先民正是用细石器来生产和生活的，这些裸露于地表的细石器，向世人展示了这片草原的远古文明。

在以渔猎经济为主，或渐渐地向游牧经济形态过渡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便形成了以食肉习俗为主的部族和民族，他们使用与其习俗相适应的生产、生活用具。在铁器尚未普及的呼伦贝尔草原，从事着狩猎、游牧经济的各个民族，必然长期以石为器，加工成生产工具——石镞，用以狩猎和防身。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相适应的生活用具——石刃、石叶、刮削器、切割器等，用以切割动物皮、肉、筋，刮削木料等。一直延续到铁器广泛应用，锋利万能的蒙古刀走进猎民、牧民的千家万户，“细石器”才悄然离去。

现今发现辉河细石器分布范围为辉河湿地，是距今10000年间从事渔猎与游牧的原始文明。两处辉河遗址延续的时间都很长，从新石器时代

到辽代。遗址中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为研究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人类生态环境的演变,以及这一地区与相邻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国早期人类及其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细石器文化”是草原文化中最原生的早期文化。草原先民在这里开展了“中石器革命”,创造了渔猎游牧文化。在呼伦贝尔草原,自汉(鲜卑)、隋、唐(室韦),直到辽、金时期都有“细石器文化”的存在。这些细石器的发现,标志着草原原始人类开始告别野蛮,走向文明,也标

志着草原文化开始形成。在人类发展进化中,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乃至民族,呼伦贝尔地区自古就是我国北方狩猎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呼伦贝尔草原历史上就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各民族孕育、发展、壮大的场所。东胡是生活在这个地区最早见于史册的北方民族,由东胡而鲜卑而室韦再契丹至蒙古,一脉相承,形成了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的一个发展序列,更能表明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这次从辉河上游到下游,追寻古文明细石器遗存的踪迹,让我们循着祖先的脚步,去追寻呼伦贝尔草原悠久而深邃的远古文明。辉河流域众多的细石器遗址俯拾皆是的细石器,用它的锋利穿越千万年,向我们展现这片草原辉煌历史的锋芒,让这片中国历史最沉静的后院再次光芒四射。

作者简介

吴文杰,《呼伦贝尔摄影》杂志执行主编,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上: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中的细石器 下: 制作和使用细石器的场景复原(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



(责编 桑新华)